東林書院志

東林書院志卷之九

列傳三

吳覲華先生傳

華貞元

先生名桂森字叔美別號覲華延陵季子後也父給諫震華公母孺人曹氏嘉靖乙丑歲八月二十三日生先生乙亥給諫公歿先生年甫十一戊子遊庠辛卯廩諸生己亥曹孺人歿先生年三十五曰吾終日呫嗶冀得寸進以慰母耳今已矣即斷名心曰吾聞人子以不辱身爲孝乃從事問學甲辰東林書院成吳越士友會集其中先生以朋友講習不可不謹約爲朔會折衷於景逸高先生五經不可不講約爲經會參酌於明經諸友凡相約爲會者又不但以講而以心敬薪錢師迺迫欲以易授謂先生曰我之求人甚於人之求我癸丑冬設皐比東林迎錢師講易旋與諸友約曰

吾輩入東林決不可資人之勢先生蓋將入隱微俗腸抉出令轉向高明路頭耳師卒講喜甚曰吾道行於錫矣迨東林大會高先生推先生講席曰今日之會始眞每赴毘陵經正堂會錢師獨以先生名點示眾友曰此眞道學乙卯先生年五十一以貢舉試第一師曰覲光出司教尙有人先生曰吾從東林先生遊朝斯夕斯終身焉於斯庶幾有聞耳矣丙辰倡道鵝湖諄諄以當今此學孤立責大事難相勉丁巳仲春會錢師曰一息千秋先生迺就錢師於龜山以易正焉草像象述避作不敢居錢師歿先生偕余與恕行儲先生會龜山三年廬冢之思也嗣後歲會毘陵以繼其志謂諸友曰入錢師之門方知立身行己之嚴名利心絲毫未斷勿得言學戊午舉家會會必手書詩禮兩條粘之壁曰居家而理止是性情調攝就詩禮可味也辛酉高先生北上以東林囑先生主盟

向奉教高先生者咸皈依先生高先生曰覲華善用易易道其復
與乎乙丑毀書院人諱講學是時堅志者數人僻遠間起容有之
然無講習之所矣九日會鴻山盤旋石壁之下吟曰坐談莫畏西
風急立酒斟時宇宙春兒而震也其先生之洊雷乎會蓬萊會華
藏會荆溪會於山之首河之干在處提醒焉當黑夜時種得星星
火以待日坎而離也其先生之繼明乎憶余初交時覺先生臨下
太嚴情如不能達性稍急有不可於心則發或移時不解先生曰
吾近返家庭左右前後渙然各心學問不得力正在此然庶幾所
以感之者曰需而已矣後乃愈和人得先生懽有事喜色相商能
得隱情如一二童僕若自率其天者先生以藏身之恕喻之人蓋
久而徵矣親者如其親故者如其故笑語歡狎人自意適焉道雖
孤高相與無異朋友各如其朋友謂講習不可久輟春和則會秋

爽則會歲暮爲考德課功時則會曰草野之人自相聚樂諒無與時禁也茹淡衣素非爲節省就便濟施必以義急人難不居德曲體人情不狥情無藝之征必如其令暮夜戎之不驚駭橫逆卒至則謹避之絕不向人言修形豐頤神凝氣爽格清而色榮潤意趣暢而節制自存心事顯明用意微婉無事靜坐卓然豎起如緊握然有事應酬專一無二必期了結纔了便休講論必聚又每大段發出不瑣屑聽人講析析如也竟其說不漏一語亦不從中斷絕橫起一見有不合曰且商量言而當輒錄之友有悟未到者或爭之急曰且從容其自認了悟者不爲置辨慕名而來殊不見意趣則任其去閙一友根器善取致之徐爲開導後生小子念頭向上即忘年下之以致誘掖有縉紳開講而借重先生者卒不一就其爲壇大任人飛躍不束以繩度其爲教微非細心觀察不知其意

義所在也先生曰中節者天理合縫處也自然和余故審視於容色言動處己處人之際稍得先生之和卽其可見而其不可見者躍如矣余與先生相處最久親先生矣懼行己不可對先生尤懼獨知萌念處不可對先生若乃人之領取不同則又各厭所欲而去此先生風雷物物震動而巽入之也先生學力大改過勇實就氣質變化又從難克處克將去勤敏讀書日用飲食皆體察實地尊師取友嚴憚切磋乃陶鑄實功理明則心靜心愈靜則理愈明兩者交資日有進益不可量也先生一日睡起結裾豁然如大寐得醒向來諸想忽爾解脫余問作何景象先生曰一念不起鬼神莫知默識乎此一可主矣東林學脈言體必於用離體無用離用亦無體言悟必於修不悟何修不修亦何悟先生蓋經二十多年切身修証而一朝聞之豈易言歟譬如虎之可畏人盡會說終不

似嘗經虎傷者出口自異爲實見得也丙寅高先生歿乃叙明與以來七先生語錄合爲一編復剖其異而表其同曰眞儒一脈戊辰著一班錄至如禪門直指修眞要訣則就心與氣之同而揭其端頭之異未見道即是博雜既見道無非窮理也其謂高先生之道一以貫之夫亦見而知之也歟向問先生睡時若何曰吾睡不便放倒須收攝此心至是而靜焉致虛動焉致察無非心矣故曰乾以居之會天下之道學者最苦物欲之累動即撲滅之終未得力先生曰不在動念時也爲胸中何留得些子根枝看來只是心君不出頭之故心君不出頭看來又只是敬不足之故夫乾其靜也專專之爲義主一之謂本體惟是一箇本體工夫須做專主工夫一非落空主不着相不落空一即是主不着相主即是一敬成片段一可得矣數年來先生舊病時發愛先生者常以藥餌勸或

謂可鍼而愈或謂某得老氏術可邀致之先生亦未直拒也微笑而不答病少間輒看書尋復會友若并其病而忘之余故謂己亥以後透過名利關乙丑以後透過災禍關此則生死關頭抑且透過二氏一大事爲了生死吾儒一大事爲了性命生死是一己生死性命是天地民物公共性命崇禎二年己巳允復書院先生即自經營先搆麗澤堂不日成之與經畬忠餘兩鄒先生偕和其中諸友轃集喜覩舊時威儀先生曰冷淡莫如今日即今來者向學者也越冷淡越眞切庚午賓筵尊先生於乾位詔修熹廟實錄入先生亞園傳先生嘗謂余曰凡事放得下惟放東林不下余則謂凡事放得下故放東林不下放不下者何天理民彝不容泯滅者也又語余曰當年被難諸君恁大關係卻未抑易學今有以易來者雖病臥床褥猶當强語之蓋以廣吾師之教也先生著乾坤否

泰之說直是以人道挽回造化眞消息而學易金鍼則引向入門而挈其要領雖不得其人面授一生學易精神已世世矣從來聖賢非通卽窮文序先困後井孔序先井後困反覆原只一事辛未春先生退處僻巷懸雌雄困象也時也壬申懸朱子像以殁身相遇也可知井通矣十一月朔余赴會東林先生竟於是日長逝余謂先生進道譬之山焉望而趨之一步近一步登而陟之一步超一步至頂以上已不屬山則向年豁然大悟者不容說矣天一也其下有山歟其在山中歟卽上卽下卽內卽外遯而斋也其先生之一貫歟

墓誌銘　　　　鄒期楨

覲華先生萬曆間以明經尙等薦盍古徵君流也稱素衣何居先生志也先生早歲廩於庠膺薦時譏艾耳人謂先生厚儲遠發一

第不難而先生不屑也即不然而以明經起家當新朝破格用人之際大用不難而先生亦不屑也抱牀頭易退而從東林諸先生游衣冠以老每自署東林素衣故學者稱爲素衣先生云先生氣格淵渟神采奕奕其尊人給諫公奇之期以遠大當其業舉子時便己手書周易朝夕玩味若有夙契者然會甲辰歲涇陽景逸諸先生興復龜山書院會四方名公講學先生欣然偕季君揚華往焉有所得歸而書之咀嚼不倦壬子猶以賓興第一游京兆不售遂謝舉業先是庚戌謀之兩兄紹華見華二公及季君爲五經會召一邑凿門名家共相參訂每會奉

先師像於堂集一門子姓尊卑長幼數十人輪講五經闡發聖賢教人之旨言約到身心以追琢太上不朽第一義辰集酉散菽羹疏食敝衣芒履綽有雅趣而子弟斌斌稟業肅如雍如尋常迎

賓燕客之所儼然杏壇一會矣三年經會兹復彷義門鄭氏家會
以淑子弟日異而月不同月異而歲不同更覺斐然乙卯寄次貢
邑令登其堂見門閥如故異之北上時景逸先生餞於東林賦以
詩曰君趨北闕瞻堯日我向東林樂舜春先生微笑曰吾以例不
能無行聊結諸生之局此行也涉長江迴黃河望泰嶽一瞻天子
宮闕即當返初服不能以東林風月獨讓先生也試畢遂歸蓐東
林舊業時啟新先生有經正堂會啟新先生者先生尊人給諫震
華公之年友也邃於易先生往會聞其易而旨之歸而謀於景逸
先生曰安可嘗吾世而不令錢先生之道行於吾邑耶於是迎至
東林授易以兩月卒業適當日至啟新先生闡閉關之義學者繇
不憭心而先生尤有妙契遂偕荊溪儲君恕行同邑華君始德請
於先生納拜受易下帷山房日夜探索幾忘寢食每玩一卦即進

而請証啟新先生點化既有妙手而先生以過人之解發憤求之遂能直抉羲文周孔之精蘊而發前人所未發先生歸啟新先生目送之曰吾易在梁溪矣嗣後東林有會則迎啟新先生於上座經正堂有會則借一二同志往寒暑晦明無輟盡神魂寢處樂在其中矣啟新先生歿每歲九月借同志往龜山論學或至經正堂靜坐以志築室三年之意會辛酉冬景逸先生出山則以東林無主者造先生再拜屬以主盟先生曰諾往者先生見贈二語今借以贈先生可矣先生出可令唐虞再見而鄙人亦何敢虛春風沂水之樂耶當是時羣賢蔚起朝野蒸蒸先生代景逸先生司其壇坫而景逸在都中以政暇講學於首善書院三千里外遙相應和一時大儒如少墟馮先生南皋鄒先生輩聞東林有先生翕然向往脈脈神交已而景逸先生請告歸見講堂四座春風喜吾道有

人適先生六秩贈以詩曰龜山此日誰能得屈指東林定屬君景逸先生亦謂借先生以東林老矣不謂景逸先生再起家少司寇吾總憲而逆璫難作矯旨拆毁海內書院而尤注毒於東林承風者奉命恐後寸椽片瓦靡有孑遺獨道南祠格於邑志所載無可誰何先生不勝扼腕無何景逸先生亦不免先生哭之慟捐白鏹以佐官旗需索之費術定乃謀之同志講學乃諸先生一段淑世苦心不虞群小見忌如此然平陂往復天道之常不久當復興吾輩今日但肩後死之責爲吾分所能爲以待時可耳於是手纂眞儒一脈冠國朝從祀四先生於首而以涇陽啟新景逸三先生繼之叙述道脈淵源間步至東林憑弔荒墟集同志於道南祠班荆論學相唏也已而相慰未幾逆璫敗聖天子照見景逸先生沈冤䘏典屢下賜諡忠憲且以劉侍御言有表章書院之旨先生喜不

能寐亟請於當道議復然景逸先生後人摧殘之餘力不能辦先生曰疊者高先生見托雖力綿不敢任業許之況今日晦而復明忠憲之靈在上其敢忘諸於是同志姿无咎氏小築祠旁以館守祠者而先生則獨力建麗澤堂三楹以會友搆小齋三間以棲息遶垣數十丈以防斧斤牛羊之入而依庸堂則俟之當仁而大有力者而書院復新當東林之毀也爲丙寅五月適與京師駙馬衙天變會而重建落成之日爲己巳十一月又適值京師彪虎復罪之日先生所論平陂往復灼灼不爽自是學者翩然來集先生乃以往年所受錢先生易蘊耳提面命開關起鑰如醍醐灌頂問者虛往實歸而於來學不便囊殘者皆於先生乎館信信宿宿友至如歸不減東林盛時光景凡歷兩寒暑上下經十翼俱徧先生之說易也謂第一要明陰陽大分蓋陰陽非一亦非兩其質則有大

小貴賤剛柔動靜之殊其用則剛大所以主柔小而非柔小亦不成剛大柔小所以承剛大而離剛大便不成柔小故用九用六總是一用所以繫辭曰陰陽合德明得陰陽大分然後看八卦八卦性情得然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從源察流條理脈絡一一分明而又有易中眞血脈如程子體用一原顯微無間邵子天根月窟張子一神兩化了錢子卦者挂出一太極挂出一箇天地儀象於人身使戴天履地之人皆知有參天兩地之事又謂乾坤成列而易行乎其中坎乾來主坤也人心之誠也震誠之動艮誠得止也離坤順從乾也人心之明也巽以入之兌以說之自誠明自明誠非誠與明乾坤或幾乎息此皆先生獨得之秘論學則曰敬字甚不易識故先儒言主一又言無適無適之義非精心體認不得能眞誠敬然後能眞無事不言敬而言無事妄也故程子曰學

者須先識仁識字有無窮旨趣識仁則識敬矣曰覺一也從仁義禮智有覺眞覺也此之謂性靈若曰穿衣喫飯運水搬柴此有生後之覺但形氣耳至於甘食悅色正迷而蔽此覺者曰唯聖人心即理理即心故與天爲一學者終日察識終日體驗終日保任何有己時講說云乎哉曰胸中絲毫有所爲必不足與議道曰怒最難克惟有一段生意流行則怒不期消而自消矣曰欲念難清欲而依附於理者尤難淸語皆入微其論講學謂當今而有一言及學者幾於朝陽之鳴矣然言畢竟非學人第一義朱子曰處貧賤從貧賤上做工夫處富貴從富貴上做工夫此是學人第一義也又謂道學一脈於衰世大不便有三凡講學人於君身先閑逸樂門於權倖先閑威福門於一世先閑賄賂門皆人所大不便則學人之不合時宜何怪其排王學謂致良知自是千古獨解當時所

詮極完全無弊後人只認知字丟卻致字與本旨毫釐千里其辨禪學曰不煩深辨只一言蔽之曰合修齊而談性命論治曰治世無奇法只要邪正分明未有人心不正而能開太平者曰春秋二百四十年世道大壞其流毒皆坐利之一字以此卜今日世趨豈不可畏劉念臺先生起家大京兆有防功利一疏謂中興第一疏可也皆是救世名言先生幼有至性方七齡給諫公筮仕河南彰德司理臨行繞膝哭者竟日十齡給諫公見背哀毀若成人奉母曲孺人愉愉色養事二兄如父事無大小稟而行待季弟曲盡友于之道遭喪從兩兄後所行・依文公禮仿其制爲塋鑿上下山陂蘂蝙無少軒輊癸巳遘回祿僅存麗事數椽客往唁之見其手一編不輟好行仁義每切己溺己飢之思而於親戚故舊注情尤篤或閔其殘或恤其貧終身不厭聞人急難密爲解紛不令知

且助以金錢有聞先生訃而泣下沾襟者此非聲音笑貌可爲也其訓子姪多格言莊語庚午秋一家兩得雋以其步武庚午喜甚然不效世俗燕飲之樂第集子姪百餘人如向年家會然徵一二執友談說詩書及忠孝大義將別先生爲申言曰今日之會所祝者惟是不隨末俗矯矯自立大要有三字曰讓曰忍曰厚而又曰居家凡子弟有過父兄必任爲己之責即父兄有過子弟亦必任爲己之責如此交相勸戒家聲庶能不墜聞者皆爲感動晚年充養益粹睟盎可挹音咳和平於來學不問賢愚傾心開導學者有一言可採必筆而書之居平自奉甚菲所食蔬一盂所衣布一襲充然有餘一二蒼頭唯唯于于了無俗態於宅旁覓小搆獨居其中疎竹數竿蕭蕭有致自謂樂無踰此余嘗贈以八言先生和云家人問我樂何事踏遍空庭無處尋此其會心何如哉平日深居

簡出郎邑令下車止投一名刺于旄在浚有蹁躚閉門之風友至
則啟扉酬答茗椀鑪香所談惟義理所証惟身心友退復荷關靜
坐終年不惹・事獨於逆璫變起齟齬齒擊謝刑餘何足責獨恨
賢者化為除耳郡侯曾公力衛忠憲與緹騎抗先生不勝感激於
其入覲為書四章摯轅而送之今上龍飛欸而得雪謂學人了當
有非常舉動已而賜環之命日下麟鳳滿朝乃累下加銜因復東
林以為鼓吹休明助謂老人從此得安衡泌歌咏太平矣其留心
世道如此己巳有建言郡邑當徵一二耆宿朔望講學贊宣報可
適玉峰非鳴何先生秉鐸吾邑謂此豈異人任惟吳年伯先生乎
特借重賓筵先生強起應之適會纂修熹廟實錄詔下郡邑采取
時學博冠龍黃君吾弟公寅秉筆稔知先生隱德入邸園傳以待
新朝憫聘隱然為一代國史之光云先生尙論國朝儒宗於布衣

中自從祀胡敬公外至吳聘君曰此翁眞以聖賢自期待古今罕見又嘗言每見陳剩夫周小泉王心齋三布衣發志處令人心神躍躍此其所契遠矣何必服冕乘軒以爲榮哉稱曰素衣先生即以千秋可也先生之學其入門在窮經其砥礪在會友其實踐在體認入德其妙悟在直見乾元其涵養在終日乾乾一語蓋其識趣高明壯歲即能擺脫功名二字歸併一路而適遇錢高兩大儒交爲夾輔故其一往深詣遂能登峯造極如此先生世受尚書而旁通諸經至於易則性命以之嘗言觀象玩辭觀變玩占易之妙全在能玩愈玩愈無窮易方到得身上不徒口耳所著有像象述像象金鍼易說譚易隨問其大旨得之啟新先生而復引伸觸類闡其未悉之與他著述不下百種如眞儒一脈一班錄書經說曲禮註釋春秋大全纂四書講義皇明開泰錄息齋筆記存笥草四

名家二妙集不可殫述其餘天文地理醫卜星歷之類無所不通貫而非其好也先生疾在肝肺二家一日讀程子未有好學致病之語稍加頤養病良已丙寅慟高先生復作旋發旋愈講易不輟平生所見書無不讀讀無不纂纂無不手錄近年再書周易全文妙楷精工緗帙牙籤極其珍重蓋性所嗜也今年秋季晉景逸先生朱子要書散而復合手不能釋猶恐學者不知摘者之旨取朱子全書拔次對記命諸子曰先生此書各宜寫一部細玩方知人要如此做功未及半覺體中作惡然猶矻矻不休眞有不知老之將至者焉一日屈指謂諸子曰吾病至仲冬朔恐有別症易簀前一日午刻忽呼熱水濯足晚命易一新單盥漱至再就寢半夜作喘起坐呼巻頭問曙星在何處巻頭以復曰四更矣諸子環侍先生端坐如故少頃翛然而逝果以仲冬朔日此其去來抑何了了

殆庶幾通晝夜而知者乎至此而先生渾身皆易矣如先生者方謂之眞學謂之眞儒忠憲歿先生肩後死之責先生歿誰其肩後死之責哉余恭誌先生而不能無感也已

華認菴先生傳

華允誼

萬歷甲辰間顧端文高忠憲兩先生倡復書院講明程朱絕學毘陵錢啟新先生復說易東林直提人象曠若發蒙一時有志之士蒸蒸興起而卒成爲眞儒者惟覲華吳先生從叔認菴先生兩先生並受易啟新師覲華力大而識敏開拓心胸勇進勤從學求易殫究先生體約而思精深心密詣切入性體其於易殆飲食衣被其中終身焉勿斁也葢先生至性孝友事父靜菴翁母呂孺人篤孺子慕弗忍暫違左右二十七遊庠三十五庚寅始就城館赴覲華五經會先生潛心大全說易每令人頤解高先生亟語曰所重不在講先生心識焉癸丑從錢師受易丙辰館伯兄燕超所伯兄自謂高先生不覺通身汗悚志升而習降特延先生相與晨夕討論摩切身心季弟汝立深信不疑即肅拜受教庚申先生赴仲冬

望會高先生特留靜坐徹夜旦凝神肅穆數問先生如何先生范
無以應益聳然內省得靜坐說敬陳几上如對神明久之始知平
平常常默然靜去是性體一毫意見着不得是戒懼功夫雖纖毫
難忘而好惡炯然知所取舍辛酉三月赴仲丁祭祭前齋戒復借
靜座高先生事來即應事不凝心應了復坐心無一事始知學問
要約只是此性一性瑩然靜如是動亦如是無隱之教更切爾壬
戌家季既第歸泊然榮進銳意向往亟師事高先生先生貲介紹
焉癸亥館陸明遠家高先生時相約過從徵叩心得先生曰雜念
不能無只覺得差早高先生首肯示立本兩字乙丑書院毀丙寅
二月赴覲華家會高先生在坐復語以擇善立本善則生生滿前
本則洗心藏密頂門下鍼不啻鄭重三月難作高先生脫然委化
痛悼深切莫可告語惟口勤敎言拳拳弗失而已壬申冬覲華復

逝去先生與覲華志一道同歲數會會必晢相切磋覲華又善用易黴窒遷改師型友澤肺腑相輸委至是益不勝德孤之感癸酉館族弟家始祖專祠之議倡自先生家季殫心力成之祠成而肅雍之道與焉嗣是家居者累年口手一編悅心研慮體之身驗之家門以內誠積而感通更凜凜藏身之喻也癸未甲申復來舍下恆半日靜坐半日送難析疑得畢商上下經易義國變後世滿置羅先生所居幸僻遠知己靜集和風拂坐清氣洗人然不敢出門一步矣大約先生之學三四轉手一受命高先生遠深造自得微顯融會益信聖賢之言字字句句日用所必需用則安不用則危用則吉不用則凶一切逆順得失落地分定略不由人添減惟旦晝勿梏分別界分清楚義理尤著殊便取用自怡悅爾故罍恥缾罄或竟日不舉火而孔顏樂意氤氳滿懷病甚羸骨支牀愬愬勿

敢委墮瞑然後已父母喪困瘁幾不勝卒賴學力堅凝黽勉詳愼無纖毫貽悔於厥心生萬歷丙子卒今壬辰年七十有七丙申春仲邑中同志友奉主道南祠儼然與疇昔諸君子並俎豆一堂嗚呼先生可以無憾論曰古道衰莫甚於師友如先生於忠憲於覲華寤寐心師形神在友古人哉一脈梯接以迄家季又何淵源脗合不爽也憶甲子冬忠憲解職還里先生微問曰都人士有識先生者否曰未也惜矣人在天中不見天先生則遜矣忠憲微笑曰弟違世非遜也相視莫逆若此哲人云亡先生時同家季閉門掃軌兀坐斗室先生收視返聽凝神不分家季整齊嚴肅澹若無思爲者而胸次淨徹天宇如洗先生恆望而愉焉蓋一之至矣家季之得統於忠憲也唯先生實啟之豈偶然之故歟

安貧說爲華訒庵作　　吳桂森

春日同志會集偶談及安貧樂道之可貴者愚曰道未易言也若貧而樂則華訒庵有焉爾騰蘘君聞之欣欣向慕願得華先生之樂也囑愚請其說訒庵至則舉斯語爲爾騰請訒庵笑曰夫安貧者有道可樂也吾未知道惡能樂則貧又惡能安張子有云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愚曰吾見貧者衆矣惟先生之貌愉愉然鼻端栩栩然無時不自足者豈無道而能處之若是先生曰吾不知所以處貧也而知以貧處身愚曰處身何如先生曰貧無食矣處之使有食吾惡乎能以無食處吾身而藜藿等於膏粱矣貧無衣矣處之使有衣吾惡乎能以無衣處吾身而韋帶等於輕煖矣故凡吾之所需求增之不能則以自減補之既減之不足則以自勤補之是以歲不入者屢矣計吾食未能半給也吾朝得粥一溢焉午得粥一溢焉則得之於減也粥又不可繼吾場之

瓠纍纍可摘庭之蔬生生可採耘之植之未嘗一日輟吾鋤者則得之於勤也愚曰減之善矣如苦而不甘何勤之善矣如勞而不逸何處貧之難正惟是勞與苦情有不可堪則何以處之先生曰吾以義處之藜藿何味曰吾義也咀之有餘味荷鋤何趣曰吾義也操之有餘趣故凡一切世味中所必不可已與必不可堪者吾以義覷之而不可已者不覺自已不可堪者不覺能堪是以人於貧或超而出之吾於貧常穴而入之也尙得爲善貧乎哉桂森曰噫唏至哉言也先生自謂以貧處身實以貧處心也心得其處矣則境遇之順逆難易若浮雲之變遷而太虛常定夫安得而不樂是故人皆求出於貧之外先生能入於貧之中求出於貧者日勞而日拙能入於貧者日逸而日休是道也無入不自得之道也無入不自得道有妙於此者乎請以是爲爾騰復

于景素先生傳

明史稿

于孔兼字元時金壇人萬歷八年進士授九江推官入爲禮部主事再遷儀部郎中疏論都御史吳時來晚節不終不當謚忠恪因請謚楊爵陳瓚孟秋乃奪時來謚而謚爵忠介大學士王家屏以爭冊立求去孔兼上言陛下狥內嬖之情而搖主鬯之器逐敢諫之臣天下萬世不識謂陛下何如主申生廢而晉國亂楊廣立而隋祚亡古人覆轍後代永鑒且貴妃一時之狐媚雖能惑主而陛下他年色愛既弛必興怨艾奈何不納輔臣之言反重諫官之罰且移怒吏部削籍三人夫萬國欽獲罪申時行饒伸獲罪王錫爵非獲罪於陛下也輔臣於數千里外能遙制朝權若此毋乃陛下以此示恩欲其復來共成他圖耶自陛下有近日之舉而善類寒心邪臣鼓掌將來逢君必巧豫教無期申生楊廣再見於今此宗

廟之不利非直臣等憂也帝得疏怒甚已竟留中明年正月有詔
並封三王孔兼與員外郎陳泰來合疏爭曰立嫡之訓自古有之
然歷考祖宗以來未有虛東宮之位以候嫡子者待中宮產子必
宮闈中有鐘鼓之樂若文王之於后妃而後螽斯之慶可望陛下
當自知之昔陛下正位東宮年甫六歲仁聖皇太后方在盛年先
皇帝曾不少待陛下豈不省記乎地逼則嫌生禮殊則分定願收
還新諭建儲封王一時並舉宗社幸甚未報孔兼又言陛下堅持
待嫡之說既疑羣臣謗訕又謂朝綱倒持遂欲坐諫者以無禮於
君之罪夫謂元子當立不容緩者君子也此有禮於君者王如堅
諸人是也謂並封可行逢上意者小人也此無禮於君者許夢熊
一人是也今欲以無禮之罪而加之有禮於其君者何以服人心
昭國法臣又惟巫蠱之謗啟於堯母承乾之誅成於偏愛自古亂

臣未有不窺人君之隙而逢迎以遂其奸者蓋至後日而追尋禍始錫爵之兩論並擬其負國悞君大矣既不能轉移君心決計於初遂乃以杜門求去爲計夫前無失策一去可以成名失而後爭爭而不得雖去不足塞責矣人謂錫爵言無不盡特苦陛下聽斷之不行臣則云陛下悔心已萌特憂錫爵感爭之未至若姑云徐徐坐覩君父之過舉錫爵縱不爲宗社計獨不爲身名計乎會廷臣多諫者其事竟寢亡何考工郎中趙南星坐京察削籍孔兼泰來各疏救帝積前恨謫孔兼爰吉判官泰來饒平典史孔兼投牒歸家居二十年杜門讀書矩矱整肅鄉人稱之無閒言

丁慎所先生傳

明史稿

丁元薦字長孺長興人父應詔江西僉事元薦舉萬歷十四年進士請告歸家居八年始謁選爲中書舍人甫期月上封事萬言極陳時弊言今日事勢可寒心者三飢民思亂也武備積弛也日本封貢也可浩嘆者七征斂苛急也賞罰不明也忠賢廢錮也輔臣妬嫉也議論滋多也士習敗壞也褒功恤忠未備也坐視而不可救藥者二則紀綱人心也其所言輔臣專斥首輔王錫爵元薦座主也二十七年京察元薦家居坐浮躁論調閱十有二年起廣東按察司經歷移禮部主事甫抵官值京察事竣尚書孫丕揚力清邪黨反爲其黨所攻副都御史許弘綱故共掌察見羣小橫甚畏之累疏請竣察典語頗示異郡小藉以攻丕揚察疏猶未下人情杌隉處事中變然無敢言者元薦乃上言弘綱持議不宜前卻并

盡發諸人隱狀黨人惡之交章論劾無虛日元薦復再疏辨晰竟不安其身而去其後邪黨愈熾正人屏斥殆盡至有以六經亂天下語入鄉試策問者元薦家居不勝憤復馳疏闕下極詆亂政之叛高皇邪說之叛孔子者疏雖不報黨人益惡之四十五年京察遂復以不謹削籍天啟初大起遺佚元薦格於例獨不召至四年廷臣交訟其冤起刑部檢校歷尚寶少卿明年朝事大變復削其籍元薦初學於許孚遠已從顧憲成遊慷慨負氣遇事奮前屢躓無少挫通籍四十年前後服官不滿一載同郡沈潅召入閣邀一見謝不往嘗過高攀龍所給事中魏大中至攀龍請與交歡辭曰吾老矣不能涉嫌要津遽別去當東林浙黨之分浙黨所彈射東林者李三才之次則元薦與于玉立

華燕超先生傳

高世泰

先生姓華氏諱允誼字汝翼號燕超無錫人年甫踰冠洗滌磨礪撿束精嚴于世俗脂韋波靡之習一毫不染萬歷庚子登賢書壯遊東林奉教於錢啟新先生與先忠憲公一見汗出浹背覺從前多俗情用事竟夕不寢盟心自誓屏習心遠習氣非濂洛關閩之書不讀非孝弟忠信之言不言尤潛心易理凡卦爻靡不體認于身心天啟壬戌振鐸于揚之寶應日與二三同志研求性命之學心誠口苦聞者莫不悚然諸生中有爭地終歲不解者至是化其敎各讓不取先生即其地築堂三楹顏曰與讓率諸生有志行者講習其中立規條以約束之皆眞切懇到而尤以正人心辨是非爲急曰是非明而好惡公好惡公而賞罰當賞罰當而勸懲衛從善去惡返正易邪之念決矣甫涖任即請祀劉靜修靜之先生于

學宮五選賓筵惟劉學博春宇翁一人餘不濫舉也先生嘗謂弟
允誼曰學者稍着科第官爵一念卽患得患失之根此根不除一
生功力左旋右轉總成無父無君種子允誼佩服先生之教亦成
名儒先忠憲嘗稱先生之爲人純然若赤子退然若處子至辨義
而趨毅然若勇夫猛士誠知先生所圖維者皆千秋事也年五十
歲遂卒先忠憲志其墓學者稱燕超先生

余振衡先生傳

高世泰

余公諱玉節字聲子號振衡大冶人公自幼卓異博覽羣書十齡應童子試遂以答策該雅見重於有司常業詩經能通大義於匡鄭之外以自名家尤留心世務年未三十應貢入長安足跡所歷必詢其風土考其得失丁酉科登賢書辛丑捷南宮榜放日聞贈公石五翁訃慟絕而蘇馳騎就道寢苦啜粥深以不及含殮爲終天恨自燕入楚奔走凡三千里無一人識其新貴也服除授戶部主事差権臨清關稅公處脂弗潤惠商東胥僅求及額秩滿旋里囊無豐貲守先人田廬曾無少益秉清愼以訓諸子耽寂味淡者數年强起歷刑部郎時璫焰方張刑獄多溢公引法不曲平反必寬保全善類咸有徐杜之目焉尋求補外得吉州下車之日諏採民困知吉所苦者馬驛漕艘爲甚乃竭慮講求祈爲晝一令甲所

出大族無梗至今便之未幾會璫有廢書院之議且所在議祠璫
公當政暇嘗與儒生講學鷺洲念先儒舊跡不忍毀廢力圖存之
吉人攝其嚴正遂無敢以祠璫請者及璫敗而豫章士夫乃交口
頌之蓋遇事無激烈之跡居官無苟祿之羞履讒人高張之日而
能潔身守正毀譽不及可爲難矣崇禎御極方期大用適妖賊狂
逞嶺北撫按請以公署參藩之任時小民承晏既久聞風股栗又
兵弛將懦皆目未接旌旗耳未聞金鼓者當事深以爲慮議將主
撫公曰如彼綠林小醜不能滅此朝食異日大敵在前何以禦之
獨毅然主勦單車就道訓兵練將清野足糧凡城守斥堠號令賞
罰方略所布如宿帥然不數月而民有固志士多壯心遂屢剏賊
鋒躪躅遠竄詳具所著佐虔制勝諸欵中捷聞特擢僉都御史巡
撫南贛己巳以勞得疾卒治後事惟掾吏數人畢簡敝笥中袍服

圖書以外曾無長物屬官入訣者莫不嗟嘆公牧身惟謙抑對物不揚才及決滯獄臨巨戎嘗俾人驚相遜謝向非古今機要素明於衷胡爲定變應卒若濟安流如此奚忝古名臣也哉

劉念臺先生傳

明史稿

劉宗周字起東山陰人父坡爲諸生母章氏娠甫五月而坡亡旣生宗周家酷貧攜宗周育之外家後以宗周大父老疾歸事之析薪汲水持藥糜伺息望顏三年未嘗少惰宗周少端穎稍長卽志聖賢之學然體羸甚母憂念不置遂成疾以貧故忍而不治萬歷二十九年宗周成進士母卒於家宗周奔喪旋里爲堊室中門外日哭泣其中服闋選行人請養祖父母遭喪居七年始赴補而母以節聞於朝建坊旌表光宗在東宮久輟講宗周抗疏言之帝不省時中朝有崑黨宣黨咸與東林爲難宗周上言東林顧憲成講學處高攀龍劉永澄姜士昌劉元珍輩皆賢人于玉立丁元薦亦較然不欺其志有國士風是故摘流品可也爭意見不可攻東林可也黨崑宣必不可黨人大譁御史孫光裕上疏力詆帝不問乃

請告歸天啟元年起儀制主事抗疏言魏進忠導皇上馳射戲劇而奉聖夫人客氏出入自由無以閑內外且一舉逐諫臣三人罰一人皆出中旨左右將日進鷹犬聲色指鹿爲馬生殺予奪制國家大命今東西方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閹豎乎進忠者即魏忠賢也帝大怒欲重譴之大學士葉向高等力救乃停俸半年尋以國法未伸請戮崔文昇以正弒君之罪戮盧受以正交私之罪戮楊鎬李如楨李維翰鄭之范以正喪師失地之罪戮高出胡家棟康應乾牛維曜劉國縉傅國以正棄城逃潰之罪進李三才爲兵部尚書錄用清議名賢丁元薦李樸等評臣楊漣劉重慶等以作仗節仗義之氣帝切責之累遷光祿丞尚寶太僕少卿未幾移疾歸四年起右通政至則忠賢已逐東林殆盡宗周復固辭忠賢責以矯情厭世遂削奪崇禎元年冬召爲順天府尹疏辭不許明年九

月入都上疏曰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靡寧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近功何以致唐虞之治夫今日所急急於近功者非兵事乎誠以屯守爲上策簡卒節餉修刑政而威信布之需以歲月未有不望風束甲者而陛下方銳意中興刻期出塞當此三空四盡之秋竭天下之力以奉飢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博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今日所規規於小利者非國計乎陛下留心民瘼惻然痌瘝而以司農告匱一時所講求者皆措克聚斂之政正供不足繼以雜派科罰不足加以火耗水旱災傷一切不問敲扑日峻道路吞聲小民至賣妻鬻子以應有司以措克爲循良而撫字之政絶上官以催徵爲考課而黜陟之法亡欲求國家有府庫之財不可得矣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日見其煩苛事事糾之不勝糾人人摘之不勝摘於是名實紊而法令滋頑者特嚴賦

吏之誅自宰執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而貪風未盡息所以導之者未善也賈誼曰禮禁未然之先法施已然之後誠導之以禮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無狗彘之心所謂禁之未然也今一切註誤及指稱賄賂者即業經昭雪猶從吏議深文巧詆絕天下遷改之途益習為頑鈍無恥矯飾外貌以欺陛下士節日隳官邪日著陛下亦安能一一察之且陛下所以勞心焦思於上者以未得賢人君子用之也而所嘉予而委任者率多奔走集事之人以摘發為精明以告訐為正直以便給為才謂又安得賢者用之即得其人矣求之太備或以短而廢長責之太苛或因過而成誤有動遭譴謫已耳陛下所擘畫動出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救過不給讒諂者因而間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夫恃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盡其忠則耳目有時壅蔽一人之英斷而使諸大

夫國人不得衷其是則意見有時移方且爲內降爲留中何以追
喜起之盛乎門戶二字數十年來殺天下多少正人傷天下多少
元氣而今猶葛藤未了陛下欲折君子以平小人之氣用小人以
成君子之公前日之覆轍將復見於天下也陛下求治之心操之
過急醞釀而爲功利功利不已轉爲刑名刑名不已流爲猜忌猜
忌不已積爲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誠能建
中立極默證此心使心之所發悉皆仁義之良仁以育天下義以
正天下自朝廷達於四海莫非仁義之化陛下已一旦躋於堯舜
矣帝謂宗周語疏闊而嘉其忠蓋下所司知之未幾都城戒嚴帝
不視朝章奏多留中不報傳旨辦布囊八百中官競獻馬騾又令
百官進馬宗周曰是必有動上以遷幸者乃詣午門叩頭諫曰國
勢強弱視人心安危乞陛下出御皇極門延見百僚明言宗廟山

陵在此固守外無他計且速發章奏早決廟謨俯伏待報自晨迄暮中官傳旨乃退又造內閣言之諸閣臣唯唯而已帝用滿桂爲武經略使中官提督京營協理城守宗周言桂不勝任而宦官典兵必悞國不報已而桂果敗時逆案雖定其遺黨猶在朝乘國家多事謀傾東林去之大臣韓爌錢龍錫李邦華喬允升曹于汴張鳳翔胡世賞朱世守一時並斥順天巡撫方大任夙附東林亦疏詆道學宗周言爌于汴立身無玷鳳翔邦華有才世賞世守端謹以時艱詿誤方亟望賜環而忌者鼓掌稱快且朝夕倡黨論以肆羅織夫兵禍亟正臣子卧薪嘗膽時何暇乘機逞報復至如大任者謂非一黨道學無以自脫於東林而不知立論之外所關世道人心不淺也疏亦不報滿桂既歿帝出馬世龍於獄命爲總理任張鳳翼總督御史吳阿衡監軍宗周劾三人不足用已復進祈天

永命之說言法天之大者莫過於重民命則刑罰宜當宜平陛下以憲典繩下逆黨有誅封疆失事有誅一切詿誤重者杖死輕者謫去胡署中半染赭衣而最傷國體者無如詔獄副都御史易應昌以平反下吏法司必以鍛鍊為忠直蒼鷹乳虎接踵於天下矣願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詔獄且寬應昌則祈天永命之一道也法天之大者莫過於厚民生則賦斂宜緩宜輕今者宿逋見征及來歲預征節節追呼閭閻困敝貪吏益大為民厲貴州巡按蘇琰以行李被訐於監司巡方黷貨何問下吏吸膏吮脂之輩接迹於天下矣願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新餉并嚴飭官方則祈天永命之又一道也然陛下天之宗子而輔臣宗子之家相也陛下夢卜求賢參大政者率由特簡亦願體一人好生之心毋驟除異已搆朝士以大獄結國家朋黨之禍毋籠利居功導人主以富强驕天

下土觔之勢周延儒溫體仁見疏不懌以時方禱雨而宗周稱疾指爲偃蹇激帝怒擬旨詰之且令陳足兵足餉之策宗周條畫以對延儒輩不能難京尹爲卿貳遷轉之階無舉其職者宗周政令一新挫豪家尤力閹人言事輒不應或相詬誶宗周治事自如武清伯蒼頭毆諸生宗周痛捶之枷武清門外嘗出見優人籠篋焚之通衢賙恤單丁下戶備至居一載謝病歸都人爲罷市八年七月內閣缺人命吏部推在籍者以孫愼行林釬及宗周名上詔所司敦趨宗周固辭不許明年正月入都愼行已卒與釬同入朝帝問人才兵食及流寇猖獗狀宗周言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諸臣畏罪飾非不肯盡職業故有人而無人之用有餉而無餉之用有將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殺賊流寇本朝廷赤子撫之有道則還爲民今急當以收拾人心爲本收拾

人心當先寛有司參罰參罰重則吏治壞吏治壞則民生困盜賊由此日繁帝又問兵事宗周言禦外以治内爲本内治修則遠人自服帝舜干羽舞而有苗格願陛下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政則天下自平對畢趨出帝顧温體仁迂其言命紆轄政宗周他用旋授工部左侍郎踰月上痛憤時艱疏言陛下鋭意求治而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未暇講求施爲次第間多未得要領者首屬意於邊功而罪督遂以五年恢復之説進是爲禍胎己巳之役謀國無良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心自此耳目參于近侍腹心寄于干城治術尚刑名政體歸叢脞天下事日壞不可救厰衛司譏察而告訐之風熾詔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甚事事仰成獨斷而諂諛之風日長三尺法不伸於司寇而犯者日衆詔旨雜治五刑歲躬斷獄以數千計而好生之德意泯

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褻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參罰在錢穀而官愈貪吏愈橫賦愈逋敵扑繁而民生瘁嚴刑重斂交困而盜賊益起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監視遣而封疆之責任輕督撫無權而將日懦武弁廢法而兵日驕將懦兵驕而朝廷之威令幷竊於督撫朝廷勒限平賊而行間日殺良報功使生靈益塗炭一旦天牖聖衷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弓旌之招收酷吏之威維新之政次第舉行方與二三臣工洗心滌慮以聯泰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也得一文震孟而以單辭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一陳子壯而以過戇坐辜使朝廷無吁咈之風此關於國體人心非淺鮮者陛下必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倚風雷必念祖宗鑑古之制以率祖而不至輕改作必法堯舜之恭己無為以簡要出政令法堯舜之舍己從人以寬大養人才法堯舜之從欲

而治以忠厚培國脈并法三王之發政施仁亟議拊循以收天下泮渙之人心而且還內廷掃除之役杜後世宦官之釁正儒帥失律之誅杜後世藩鎮之釁慎天潢畋授之途杜後世宗藩之釁三釁既除亟下尺一之詔痛言前日所以致賊之由與民更始遣廷臣齎內帑巡行郡國爲招撫使以招其無罪而流亡者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歸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而畢此役奚待於觀兵哉疏入帝怒甚諭閣臣擬嚴旨不稱令再擬每擬上帝輒手其疏再閱起行數周已而意解但降旨詰問謂當虛心酌慮且奬其清直宗周感激遂陳人心道心之辨勸帝執中以出政時太僕缺馬價有詔願捐者聽體仁及成國公朱純臣以下皆有捐助又議罷明年朝覲宗周以輸貲免覲爲大辱國帝雖不悅心嘉其忠益欲大用體仁懼亟募山陰人許瑚疏論宗周道學有餘才

請不足帝以瑚同邑知之眞遂以其秋三疏請告去至天津聞都城被兵遂畱養疾十月事稍定乃上疏曰己巳之變誤國者袁崇煥一人小人競修門戶之怨異己者概坐以崇煥黨日造蜚語次第去之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疏文法日繁欺罔日甚朝政日隳邊防日壞今日之禍實己巳以來釀成之也且以張鳳翼之溺職中樞也而俾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以丁魁楚等之失事於邊也而責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巡勤王之師爭先入衞者幾人不聞以逗留蒙詰責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且以二州八縣之生靈結一飽颺之局則廷臣之累累若若可幸無罪者又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諸臣之或戍或去豈昔爲異己驅除今不難以同己相容隱乎臣於是而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昔唐德宗謂羣臣曰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羣

臣對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奸邪也臣每三復斯言爲萬世辨奸之要故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頻年以來陛下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陛下録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陛下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陛下尚綜覈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信似忠之類究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陛下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有所不覺矣天下即乏才何至盡出中官下而陛下每當緩急必委以大任三協有遣通津臨德復有遣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將置總督何地總督無權將置撫按何地是真以封疆嘗試也且小人與中官每比周以相引重而君子獨岸然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陛下誠欲進君子退小人決理亂消長之機猶復用中官參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有明治理者起而爭之陛下即不

用其言何至并逐其人而御史金光辰竟以此逐若惟恐傷中官心者尤非所以示天下也至近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傲吏也而以贓戍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鑽刺戍何以昭抑競之典至鄭鄤久干鄉議而杖母之獄或以無告坐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事者皆為故輔文震孟引繩批根即向驅除異己之故智而廷臣無敢言陛下亦無從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於是臣不能為首揆溫體仁解矣語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體仁之謂也疏奏帝大怒體仁又上章力詆遂斥為民十四年九月吏部缺左侍郎廷推不稱旨帝臨朝而嘆謂大臣劉宗周清正敢言可用也遂以命之再辭不得乃趨朝道中進三劄一曰明聖學以端治本二曰躬聖學以建治要三曰重聖學以需治化疏凡數千言所以規切君身者甚至帝優旨報之明

年八月未至擢左都御史力辭有詔敦趣踰月入見文華殿帝問都察院職掌安在對曰在正己以正百寮必存諸中者上可對君父下可質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寮則而象之大臣法小臣廉紀綱振肅職掌在是而責成巡方其首務也巡方得人則吏治清民生遂帝曰卿力行以付朕望乃列建道揆貞法守崇國體清伏奸懲官邪飭吏治六事以獻帝褒納焉俄劾御史喻上猷嚴雲京薦袁愷成勇帝並從之其後上猷受李自成顯職卒爲世大詬中書王有民爲絳州知州孫順行賄宗周上疏自劾二人並獲罪京師戒嚴請旌死事盧象昇而追戮誤國奸臣楊嗣昌逮跋扈悍將左良玉防關以備反攻防潞以備透渡防通津臨德以備南下帝不能盡行閏十一月召見廷臣於中左門時姜埰熊開元以言事下詔獄宗周約九卿共救入朝聞密旨置二人死宗周愕然謂衆曰今

日當空署爭必改發刑部始已眾皆許諾及入對御史楊若橋薦西洋人湯若望善火器請召試宗周曰邊臣不講戰守屯戍之法專恃火器近來陷城破邑豈無火器而然我用之制人人得之亦可制我不見河間反爲火器所破乎若望作奇巧惑主心乞放還本土示絶異教帝曰火器乃中國長技若望特令監試耳宗周曰火器終無益成敗國家大計以法紀爲主大帥跋扈援師逗留奈何反姑息爲此紛紛無益之舉帝乃令議督撫去留宗周請先去督師范志完且曰十五年來陛下處分未當致有今日敗局不追原禍始更絃易轍欲以一切苟且之政補目前罅漏非常治之道也帝變色曰前不可追今善後安在宗周曰今日第一議在陛下開誠布公公天下爲好惡合國人爲用舍進賢才開言路次第與天下更始帝曰目下烽火逼畿甸且國家敗壞已極當如何宗周

曰武備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選將必先擇賢督撫擇賢督撫必先吏兵二部得人宋臣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太平斯言今日鍼砭也論者但論才望不問操守未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軍士畏威者若徒以議論捷給舉動恢張稱曰才望取爵位則有餘責事功則不足何益成敗哉帝曰濟變之日先才後守宗周曰前人敗壞皆由貪縱使然故以濟變言愈宜先守後才帝曰大將別有才局非徒操守可望成功宗周曰他不具論如范志完操守不謹大將偏裨無不由賄進所以三軍解體由此觀之操守爲主帝色解曰朕已知之赦宗周起時吏部尚書鄭三俊以病不入戶部尚書傅淑訓申救姜埰熊開元帝不納宗周出奏曰陛下方下詔求賢二臣遽以言得罪國朝無言官下詔獄者有之自二臣始陛下度量卓越如臣宗周屢以狂妄寬鈇鑕詞臣黃道

周亦以戇直復原職臣等何幸蒙使過之典二臣何不幸不邀法
外恩帝曰道周有學有守非二臣比宗周曰二臣誠不及道周然
朝廷待言官有體言可用用之不可置之即有應得之罪亦當付
法司今遽下詔獄終於國體有傷帝怒曰法司錦衣皆刑官何公
何私且罪一二言官何遂傷國體假有貪贓壞法欺君罔上皆不
可問乎宗周曰掌錦衣者皆膏粱子弟未必讀書知禮義每聽寺
人役使即陛下問貪贓壞法欺君罔上者亦不可不付法司也帝
大怒曰如此偏黨豈堪憲職詞色甚厲宗周謝罪諸輔臣乞宥尚
書林欲楫張國維徐石麒范景文侍郎馮元飈皆申救帝曰開元
此疏必有主使疑即宗周僉都御史金光宸爭之力帝益怒并命
議處五府勛臣亦出班求宥帝不聽命削宗周籍刑部議罪光宸
貶三秩調用諸輔臣捧不發仍至御前懇救乃免議罪責其悞拗

偏迂竟斥為民廷臣先後請畱者至數十疏帝堅不聽歸二年而京師陷宗周慟哭徒步荷戈詣杭州責巡撫黃鳴駿發喪討賊鳴駿以鎮靜為言宗周勃然曰君父變出非常公專閫外不思枕戈泣血激勵同仇反藉口安民作逡巡計耶鳴駿唯唯明日復趣之鳴駿曰發喪必待哀詔宗周曰嘻此何時也安所得哀詔哉鳴駿乃發喪哭臨畢宗周問師期鳴駿以甲仗未具對宗周知其不足有為乃與故侍郎朱大典故給事中章正宸熊汝霖召募義旅將發而福王監國於南京起宗周故官宗周以大仇未報不敢受職其年六月疏陳時政四事自稱草莽孤臣言今日大計舍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亦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至討賊次第一曰據形勝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圖江北鳳陽號中都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荊襄而南去金陵

不違請以駐親征之師大小銓除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心從此漸進秦晉燕齊必有嚮應而起者一曰重藩屏以資彈壓淮陽數百里設兩節鉞不能禦亂爭先南下致江北一塊土拱手授賊督漕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屬浮舟遠地是倡之逃也於是鎭臣劉澤清高傑遂有家屬寄江南之說軍法臨陣脫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鎭皆可斬也一曰愼爵賞以肅軍情請分別各帥封賞孰當孰濫輕則收侯爵重則奪伯爵夫以左帥之恢復而封高劉之敗逃亦封又誰不當封者武臣既濫文臣隨之外臣既濫中璫隨之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曰核舊官以立臣紀燕京既破有受僞官而叛者有受僞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奉使命而逃者法皆不赦亟宜分別定罪爲戒將來至於僞命南下徘徊順逆之閒實繁有徒必且倡爲曲說以惑人心尤宜誅絕又言當

賊入秦蹂晉漸過畿南遠近洶洶獨大江南北晏然而二三督撫不聞遣一騎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闕坐視君父之危亡而不救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一 凶問已確諸臣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愆自當不俟朝食方且仰聲息於南中爭言固圉之策卸兵權於閫外首圖定策之功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又一 新朝既立之後謂宜不俟終日首遣北伐之師不然則亟馳一介問道北進檄燕中父老起塞上名王哭九廟厝梓宮訪諸王更不然則起閩帥鄭芝龍以海師下直沽九邊督鎮合謀共奮事或可爲而諸臣計不出此則舉朝謀國不忠之當誅者又一 罪廢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先帝遺詔及之今乃槪用新恩誅閹定案前後詔書僢突勢必彪虎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則舉朝謀國不忠之當誅者又一臣謂今日問罪當自中外諸臣不職者始詔納其言宣付史館

中外爲悚動而馬士英高傑劉澤清深疾之宗周連疏請告不得命遂抗疏劾士英言陛下龍飛淮甸天實予之乃有扈蹕微勞入內閣進中樞官銜世廕晏然當之不疑者非士英乎於是李沾侈言定策挑激廷臣矣劉孔炤以功賞不均發憤冢臣朝端譁然聚訟而羣陰且翩翩起矣借知兵之名則逆案可以燃灰寬反正之路則逃臣可以汲引而閣部諸將且次第言去矣中朝之黨論方興何暇圖河北之賊立國之本紀已疎何以言匡攘之畧高傑一逃將也而奉若驕子浸有尾大之憂淮揚失事不難譴撫臣道臣以謝之安得不長其桀驁則亦特士英卵翼也劉黃諸將各有舊汛地而置若弈棋洶洶爲連雞之勢至分剖江北四鎮以慰之安得不啟其雄心則皆高傑一人倡之也京營自祖宗以來皆勳臣爲政樞貳佐之陛下立國伊始而有內臣盧九德之命則士英有

不得辭其責者總之兵戈盜賊皆從小人氣類感召而生而小人與奄宦又往往相表裏自古未有奄宦用事而將帥能樹功於方域者惟陛下首辨陰陽消長之幾出士英仍督鳳陽聯絡諸鎮決用兵之策史可法即不還中樞亦當自淮而北歷河以南別開幕府與士英相犄角京營提督獨斷宸之書之史冊爲弘光第一美政王優詔答之而促其速入士英益怒佯具疏辭位且揚言於朝曰劉公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不臣天子也其私人朱統鐼遂劾宗周請移蹕鳳陽蓋以鳳陽高牆所在欲以罪宗處皇上而與史可法擁立潞王其兵已伏丹陽當急備滯淸初倚東林極重宗周至是恨甚遣客刺之傑亦遣人行刺時宗周居丹陽佛寺危坐終日前後所遣刺者詢其生平俱不敢加害而去會黃鳴駿入覲兵抵京口與防江兵相擊鬭士英以統鐼言爲信亦震恐頃

之澤清劾疏至言宗周勸往鳳陽爲謀不忠料事不智抗稱草莽孤臣無禮陰撓恢復不義欲誅臣等激變士心召生靈之禍不仁劉良佐亦疏言宗周力持三案爲門戶主盟倡義親征圖晁錯之自爲居守司馬懿之閉城拒君陛下既不爲諸奸所容莫若順成其志暫幸鳳陽疏未下澤清復草一疏署傑良佐及黃得功名上之言諸人往以梃擊紅丸謀害皇祖母皇考今歲迎立時又力戕疎藩詆誣聖德非臣等與馬士英朱國弼歃血訂盟馳書約史可法翊戴則天位久屬他人宗周等謀危聖躬已見于駐鳳陽一疏鳳陽無城郭止有高牆陛下新承大統欲安置于烽火凶危之地此必非宗周一人逆謀乃姜曰廣吳甡合謀也曰廣心雄膽大行僞言堅不快陛下之得位故密通死黨宗周先翦除內外翊戴諸忠然後迫劫乘輿遷居別郡耳乞逮曰廣等三奸付之法司明正

其謀危君父大罪如姓宗周入都臣等即渡江赴闕面訐其奸正春秋討賊之義疏入舉朝大駭乃傳諭諸人和衷集事宗周不得已以七月十八日入朝初澤清疏出遺人錄示傑傑曰我輩武人乃預朝事耶得功亦馳疏明不預聞士英尼之不上可法不平遣使徧詰諸鎮咸云不知可法遂據以入告澤清聞之即言疏實已草而良佐等知狀可法駁議公疏臣不知其何心宗周既入都士英不使入對給事中陳子龍以爲言不省宗周甫視事即引董仲舒言請正心以正朝廷會設東廠給事中袁彭年爭之被譴宗周復力言其冤尋爭阮大鋮必不可用皆不納九月遂抗疏乞休詔許乘傳給登極恩典臨行疏陳五事一曰修聖政毋以近娛忽遠猷國家不幸遭此大變今紛紛制作似不復有中原志者土木崇矣珍奇集矣俳優雜劇陳矣內豎充廷金吾滿座戚畹駢闐矣讒

夫昌言路抚官常亂矣所謂狃近娛而忽遠圖也一曰振王綱無以主恩傷臣紀自陛下即位中外臣工不曰從龍則曰佐命一推恩近侍則左右因而秉權再推恩大臣則閣部可以兼柄三推恩勳舊則陳乞至今未已四推恩武弁則疆埸視同兒戲表裏呼應動有藐視朝廷之心彼此雄長即爲犯上無等之習禮樂征伐漸不自天子出所爲褻主恩而傷臣紀也一曰明國是無以邪鋒危正氣朋黨之說小人以加君子釀國家空虛之禍先帝末造可鑒也今更爲一元惡稱冤至諸君子後先死於黨死於徇國者若有餘戮揆厥所由止以一人進用起無限風波動引三朝故事排抑舊人私交重君父輕身自樹黨而坐他人以黨所謂長邪鋒而危正氣也一曰端治術無以刑名先教化先帝頗尚刑名而殺機先動於溫體仁殺運日開怨毒滿天下近如貪吏之誅不經提問遽

科罪名未科罪名先追贓罰假令有禹好善之巡方借成德以媚
權相又孰辨之又職方戎政之奸弊道路嘖有煩言雖衞臣有不
敢問者則廠衞之設何爲徒令人主虧至德傷治體所爲急刑名
而忽教化也一曰固邦本毋以外釁釀內憂前者淮揚告變未幾
而高黃二鎭又治兵相攻四鎭額兵各三萬不用以殺敵而自相
屠毒又日煩朝廷講和今日遣一使明日遣一使何爲者夫以十
二萬不殺敵之兵索十二萬不殺敵之餉亦必窮之術耳若不稍
裁抑惟加派橫征蓄一二蒼鷹乳虎之有司以天下徇之已矣所
謂積外釁而釀內憂也優詔報聞明年五月南京不守六月潞王
降杭州亦失守宗周方食推案慟哭自是遂不食移居郭外有勸
以文謝故事者宗周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身在田里
尚有望于中興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尚曰可以死可以

無死以俟繼起有人也今吾越又降矣老臣不死尚何待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爲存亡獨不當與土爲存亡乎此江萬里所以死也出辭祖墓舟過西洋港再拜叩頭躍入水中水淺不得死舟人扶出之絶食二十三日始猶進茗飲後勺水不下者十三日與門人問答如平時竟以閏六月八日卒年六十有八

泰水庵先生墓誌銘

高攀龍

夫人子弟染與善人居必善人也吾嘗以此驗人百不失一近世名家子吾得一人焉曰秦彥熙其所延於家北面嚴事者爲吾師澄泉茹先生吾同年葉參之吾友歸季思吳子往四君子懍懍法度他子弟窺影匿避彥熙獨山嶽崇之芝蘭親之非見善不及者哉季思子往至余水居彥熙亦時時來靜坐一日問心余曰子以何者爲心曰方寸是也余曰未也特其位耳曰思慮者是也曰未也特其用耳曰舍是尙有心乎余曰子以眼前虛空者何物曰虛空則無物矣曰何者爲天曰穹然上覆余曰皆非也無之而非天無之而非心人心湛然無欲一腔六合一物也彥熙躍躍喜曰久矣哉欲封之矣一日問修余曰人心之迷常在至近如子之族大族也飢者寒者日當吾前而漠然觀之是其心稿而不生又何言

修彥熙又躍躍喜曰念之素矣嘗欲廟吾宗雙孝子以南畝三百周近宗之困者而未逮也凡彥熙之可與語類如此其人孝悌人也事所後母談孺人所生母吳孺人交盡其力吳孺人嗜芡孺人亡終身不忍食與兄震玉公弟華玉公自飲食至產殖必共必均事必身先之誠心闓修於家庭至和溢發於眉宇秦氏世敦孝友彥熙眞不愧其先矣自奉甚樸食不求珍衣不重綈每冬寒歲飢賙餒者絮凍者櫝殍者以爲常吾嘗謂彥熙之可使爲善如水之赴於壑火之赴於薪不可使爲不善如取火之不可於方諸取水之不可於陽燧可使就善人如耳入師曠之音口入易牙之味不可使就不善人如刺之不容於目如臭之不容於鼻蓋其性然也萬曆丁未十一月廿二日余居水居彥熙令人逆余歸至則一息卯渡令諸子拜床下張目視余端坐舉手而瞑嗚呼若彥熙者全

歸矣又何憾焉彥熙字也名爾載別號水庵彥熙歿記其大及所嘗與語者如此銘曰已乎彥熙使其達耶登賢選良翼古人乎將翔卽其窮耶載詠載觴偕幽人乎猗徉孝悌可植家人之坊烝烝足貽宗人之康天獨不令其年之長已乎彥熙湖山蒼蒼湖水洋洋大葢爲宇大塊爲牀三十三年旅寓者暫億萬斯年永完者常

宿仁寰先生傳　　高世泰

丙申冲春參梓茲於東林之燕居廟同志僉集迎主入道南祠者三一爲仁寰宿先生一爲鞠庵華先生一爲幾亭陳先生三先生皆與先忠憲交契而仁寰先生交最久忠憲命三子師事之者十有六年砥礪相資者三十餘年璫禍起先生從松陽挂冠隱居著述以八十一終邑之後學皆知先生爲端人爲邃學爲循吏爲吳中耆舊人無間然茲舉非有阿好也先生諱夢鯉字龍吉別號仁寰少年爲名諸生丙午魁南畿先忠憲序其稾有無不讀之書無不了之義不持一刺不取一文等語顧涇陽薛玄臺先生輩俱以畏友目之六上公車不第以親老就祿令松陽問民疾苦先郵勾軍因上兩臺請弭三大患及平田六大議諸廢具舉浙中嘖嘖誦神君時同志在朝將以卓異徵先生會織造監李實附魏忠賢一

疏殺六君子株連黨禍時先生亦幾爲松陽劣生所陷乃有厲鬼奪其魄謀泄而解先生得歸歸而杜門不出惟取周易一編向與先忠憲及啟新錢先生覲華吳先生輩所探索淵源者益朝夕覃思博綜約歸年而易纂全書成若課兒說苑詩經春秋輯注五經百家類纂古今類書皆生平抄記不輟食以飴口忘以爲枕者也八十除夕夢端文先忠憲共晰不睹聞義旁有黃冠告以九九當歸至八十一而逝先生之去來眞有關於斯道也已

姜同節先生傳

明史稿

姜志禮字立之丹陽人萬歷十七年進士歷建昌衢州推官入爲大理評事三十三年以因多瘐死疏言犴狴之間一日斃十五人計日而計亦何紀極又況海內小民罹災禍而轉死溝壑及爲礦稅所羅織貂璫所攫噬含冤畢命者又復何限乞亟爲矜宥勿久淹繫且並除礦稅毋使宵人竊弄魁柄賊虐烝黎不報歷刑部員外出爲泉州知府遷廣東副使並有聲進山東右參政分守登萊福王封國河南詔賜田二百萬畝跨山東湖廣境及既之國道中責徐進督山東賦勢甚張志禮抗疏曰臣所轄二郡民不聊生且與倭鄰不宜有藩府莊田以擾茲土也則甚且自高皇帝迄今累十餘世封王子弟多矣有賜田二百頃延連數十郡者乎繼此而封尚有瑞惠桂三王也倘比例以請將予之乎不予之乎不予則

疇非毛裏之親子之則將無地可給況國祚靈長久且未艾嗣是天家子姓各援今日故事以請臣恐方內土田不足供諸藩分裂也帝大怒貶三秩爲廣西僉事久之遷江西參議天啟三年由浙江副使入爲尙寶少卿尋進卿河南進玉璽魏忠賢欲志禮疏獻之志禮不可忠賢怒令私人劾其衰老遂乞休詔加太常少卿致仕已而削奪崇禎初復官志禮性淸樸所居多政績亦以行誼稱於鄉

賀亨陽先生傳

高芷生

先生姓賀氏名時泰字叔交湖廣江夏人平時寡交遊惟與同里郭宗伯文毅諸公同學齊名文毅貴顯立節于朝先生隱居明道于野雖家貧日甚仍夷然自如嘗遇歲除不能具一杯羹以一母雞豆二升易三日糧度歲賦詩自勵曰清苦丈夫志風霜善自持陽和非不愛義命貴安之是時長君文忠公尚幼風度端整屹如莊士先生目顧而心許之自是益樂飢課子迄長君貴即大書廳事云當年雞豆未忘念此日兒孫勿妄思以故長君自釋褐及授命成仁一惟奉先生教不敢忘先生規風矩雅素爲鄉黨模楷比于郭有道邵安樂年二十七患耳聾自念奉親遺體曷由全歸一日見先忠憲公依庸堂取道不遠人之義乃作人模樣一書自人之大體小體以及同體異體辨析凡數十條先大夫視學楚中時

傳論新生謁文廟日各向先生家求人模樣一本以遵古乞言禮歸里後又重鐫板于東林書院中傳布來學所以廣先生之教也著有思聰錄一卷首條云王陽明致良知三字道破古今次條云有本體有工夫有效驗良知本體自家認透徹了只下致字工夫去做效驗自在其中矣又云士人所守若未能定先從鄉黨中尋一个眞節婦做樣子便不難了又云若愛一文錢不值一文錢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其學其守竝可見矣嘗與山右河汾人辛復元爲性命友手書論學交最善別著三世事小錄及女箴二十四則皆有裨名教有關世道之言爲四方人士所傳誦學者稱亨陽先生

汪鶴嶼先生傳

張　夏

汪康謠字淡衷南直休寧人精研理學以紫陽爲宗弱冠舉於鄉萬歷癸丑成進士授諸暨令摘姦鋤暴不避權貴晉戶部郎監草場甚防有功司庾臨淸值白蓮竊亂爲捐俸籌防禦賊知有備從他境去遷郎中出守漳州嘆曰是紫陽舊治也一考故憲申之爲自約者八約屬者三又有八禁五不擬著爲令皆實心實政數讞積獄全活多人有汎海遭颶風者七十四人鎮將及僚佐利其金誣坐爲寇獨廉其實盡釋之漳故有洋餉上供外歲羨數萬亦纖毫無染舉卓異第一推漳南參藩適魏崔肆焰崔爲同門友嘗授意招致猶衷不從守漳三載迄不通一字崔銜之大中丞周起元坐贓數萬下漳州籍沒士民洶洶泣訢猶衷泣謝之乃閣其事不畀漳一人益忤璫意推陞疏上遂矯旨削奪聞命遄行窘甚至鬻

藏墨以佐行李去漳三載民思其德奉祀朱文公祠額曰新安兩夫子崇禎改元擢福寧兵憲時閩海多事為之廣什伍集亭障嚴接濟嘗以元旦馳師賊不及備斬馘無算且謂使功不如使過海弁有驍勇絕人者重囚有謀勇出死力者破格用之屢奏奇功旋平以疾告歸日講學天泉還古兩書院精治尙書原本朱子之意而為之註偕諸兄弟立約按季出錢用資貧乏名曰借與會宗黨賴之自初仕以至宦成從未至郡邑干謁歷官二十餘載清貧如故見地靜定遇死生利害絕不以動其心年六十八卒所著有書傳刪補張漪園集閩識漫紀行於世學者稱鶴嶼先生

李元沖先生傳

陳鼎

李復陽字宗誠江西豐城人萬歷癸未進士授無錫縣令蒞任編役最均催科有法戊子己丑歲凶加以疫癘捐俸出錢以蘇民困循行阡陌訪問疾苦鄉老莫不樂親焉向爲江右李見羅門人傳止修之說至是與顧憲成講學黌宮時高攀龍年方二十五往聽之躍然喜曰吾學其有興耶後乃相與開講席立文會朔望紳士畢赴三年四境大治陞吏部與憲成同佐計事以考功郎趙南星降調同憲成上疏略曰頃者皇上切責吏部專權結黨趙南星降調外任臣等與南星生平以道義相期許及在同部又以職業相切劘惟茲內計之典始而諮詢繼而商確臣等皆與焉今南星被罪臣等獨何辭以免伏惟皇上擴天地之量垂日月之明念南星自謀則拙謀國則忠還其原職以示任事者之勸無徒快被察諸

人之心倘始終以爲專權結黨乞將臣等一併罷斥無令南星獨
蒙其責不報其切直如此歷遷通政司左參議卒學者稱元沖先
生後崔魏以其疏救南星斥爲黨人削奪崇禎立乃復

周懷魯先生傳

高世泰

周公諱孔教字懷魯江西南昌人也登萬歷年間進士初令臨海以循卓徵入爲御史適趙考功儕鶴論時事忤當路有客諷公糾之公不應史奉常玉池應召而北公時爲督學約玉池偕許京兆少薇啟諸執政請行東宮三禮久之執政議欲先大婚而後冊立公又與王詮部瘏生力言其不可當三殿之災也諸公率捐俸佐大工有所知謂公行當及臺省矣公曰是何薄待吾君之甚也且薄待吾君以好貨則捐俸假令薄待吾君以好色將何捐所知艴然而去其立朝大節卓卓如此及巡撫江南適顧端文公與先忠憲公興復東林書院公偕督學楊公觀察蔡公過東林率諸士大夫講正心修身之學遂與顧端文先忠憲訂爲石交每事咨詢疏稿多屬兩先生鑒定而公之善政亦滿江左如舉劾各屬賢否請

停織造止派諸疏戊申救荒請蠲請賑諸疏凡此皆公一片真精神所注有不在僅僅指陳是非條畫利害間已也後晉秩總河三吳諸父老日夜北走叫閽閽乞直指鄧公特疏以請上不允特加慰勉曰大得民心久著勞績促赴河任公遂行先忠憲公乃同顧端文公輩扁舟扈酒以送之後逆璫斥爲黨人削奪崇禎初乃復

歐陽宜諸先生傳

明史稿

歐陽東鳳字千仞潛江人年十四喪父哀毀骨立母病嘔血跽而食之舉於鄉縣令憫其貧遺以田二百畝謝不受舉萬曆十七年進士除興化知縣大水壞堤請賑於上官不應遂自請於朝坐越奏停俸然竟如所請稍遷南京刑部主事劾祭酒馮夢禎兩廣總督侍郎陳大科不檢兩人遂罷去進郎中稍遷平樂知府撫諭生猺皆相親如子弟因白督學監司擇其俊秀者入學猺漸知禮讓稅使橫行東鳳力抗之以才調常州布帷瓦器胥吏不能牟一錢禽奸人劇盜且盡憲成輩講學爲建東林書院居四年謝事歸起山西副使擢南京太僕少卿並辭不就卒於家其後閩人曾櫻知常州府事復興東林無錫人合祀東鳳宰櫻曰三公祠

東林書院志卷之九終